

## 传承与坚守：泰国勿洞华人文化探析<sup>\*</sup>

郑一省 龙高云

百年来,生活在泰国勿洞的华人一直在传承与坚守华人文化。泰国勿洞华人文化,无论是会馆与宗亲会文化,还是祭祀文化,抑或语言与教育文化,以及丧葬文化、饮食文化等,具有原生性、根基性特征,体现出祖籍地文化的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与发展。这是由当地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环境、华人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当地华人积极参与议政以及与外界华人社会的紧密联系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关键词:泰国勿洞 华人文化 传承

作者郑一省,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龙高云,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助理研究员。地址:南宁市,邮编 530006。

目前学界对泰国勿洞华人社会已有一些相关研究。黎美凤就华人进入泰国勿洞的历史进程,勿洞华人对泰国本土文化的适应,勿洞华人对泰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三个层面进行论述,认为勿洞华人文化既不是简单同化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也不是强势地侵入和改变了泰国本土文化,而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与包容。<sup>①</sup> 韦益春主要运用国际关系学移民理论和社会学网络理论,从勿洞桂籍华人社会的形成、现状,以及与广西的联系三个层面进行论述,认为勿洞广西籍华人十分重视华文教育,以此寻求未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而随着当地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勿洞和广西将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sup>②</sup>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勿洞华人历史的介绍和研究。<sup>③</sup>

本文主要基于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探讨泰国勿洞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将各门学科著名学者所阐释的100多种概念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

<sup>\*</sup>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华商通史”(项目编号:17ZDA228)、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2019年资助项目“泰国勿洞华人社会研究”(项目编号:2019MDMZX019)、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项目“泰国勿洞华人会馆研究”[桂教科研[2019]17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泰]黎美凤:《泰国勿洞市华人对泰国本土文化的适应和影响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② 韦益春:《泰国勿洞桂籍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③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委:《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等。

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sup>①</sup> 泰国勿洞华人文化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深刻诠释了文化传习的内涵。

## 一、泰国勿洞华人社会的地理人文生态

勿洞位于泰国最南端,隶属也拉府,是一个与马来西亚<sup>②</sup>霹雳州交界的边陲小城。走进勿洞,大街小巷华人商铺林立,中文招牌随处可见,市面上流行着华语(即“白话”)。据泰国勿洞市政府提供的资料,目前勿洞总人口有6万左右,华人大约占一半,马来人和泰人等占一半。据调查,最开始勿洞主要是华人占多数。后来华人又逐渐移居到泰国其他地方,如合艾、曼谷等地,当地华人口开始减少;同时,当地的马来人人口增长较快,泰国其他地方的民族时有移居此地,泰人和马来人等其他民族的人口数逐渐接近华人。在泰国勿洞华人中,以祖籍广西的居多,这些祖籍广西的华人尤其以容县人数量最多,岑溪人次之,再次是藤县人、北流人。而容县籍华人人又以江口、大坡、六王、杨梅为多。<sup>③</sup> 有学者认为,勿洞县为桂籍同乡最众的地方,全县人口约4万余人,桂籍同乡占70%以上,被誉为“广西村”。<sup>④</sup>

勿洞是由华人开拓而发展起来的。勿洞的华人最早是从马来亚迁移而至。据泰国也拉府政府有关勿洞历史的记载,“大约在佛历2343年(公元1800年),第一批华人从中国南部乘船而出,在马来亚登陆,而后搭乘牛车或徒步进入今日的勿洞地区”。<sup>⑤</sup> 在南洋,有所谓“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与福建人占埠”的说法,这在泰国勿洞也有所体现。据调查,勿洞的华人主要分为五大方言群,即广西人、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福建人,还有少部分的海南人。按一般的说法,最先来到勿洞的是客家人,随后是广府人、福建人,其后是广西人,最后是潮州人和海南人。在这几个方言群中,目前广西籍华人占很大一部分,占到方言群总和的一半,其次是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福建人。海南人所占比例非常少,这可从海南人在勿洞至今还没有建立会馆而得知。

在勿洞方言群中,早期或现在从事种植的主要是客家籍华人和广西籍华人。客家人先从梅县等地乘船来到檳城,再行走到勿洞,寻找适合耕种的土地,先来到现在广西人耕种的地方,觉得那里土地比较贫瘠,于是深入到更深的密林处开垦。一位卢姓的客家籍华人说道:

我的叔伯堂哥带着一群卢家人,我阿爸也跟着寻找地方开发,从马来亚来到勿洞地区,看见这里与家乡梅县西阳的条件一样,因为我们住在山顶的人,无所谓山高,所以向当地的政府申请了一万两千菜土地开垦,全部是我们卢家人,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卢家的子孙又向密林深处开垦,再往里面就是由其他的华人开垦了。<sup>⑥</sup>

客家籍华人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现在华人称之为“四条(支)碑”(四公里)的村落(街区)。这个四条(支)碑,主要是客家人在公路两旁聚居,久而久之便成为一个公路两旁的(村落)街道或市集。客家籍华人早期主要是以开发者姿态出现,他们开垦芭场或种植橡胶,或种植旱稻,或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② 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此前为马来亚。文中根据不同时代称马来西亚或马来亚。

③ 陈晓锦、李建青:《泰国勿洞容县白话音系》,《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④ 邓深元:《勿洞八桂堂创立二十周年》,《泰国勿洞八桂堂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89年印,第221页。

⑤ 材料来自泰国也拉府政府2010年编印的《勿洞市历史史略》(书名系笔者个人翻译),第43页。

⑥ 2019年7月26日,笔者在泰国勿洞与卢先生进行访谈。

种植其他农作物。在客家籍华人所从事的种植经济稍有发展后,一部分有财产积累的客家籍华人便在逐渐建立起的勿洞地区开设商店,比如开设药店、杂货店等。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籍华人的后辈中有许多人已经将其祖辈的芭场变卖,纷纷移居到泰国的其他地方生活。客家籍华人在勿洞的种植园和街面上商店逐渐减少,比如曾在勿洞药店占半壁江山的客家药店,只剩下“同安堂”等几家了,而一些种植园主的后代要么卖掉自己祖辈的胶园,要么将这些胶园让人代管。目前在勿洞的客家籍华人,有许多是老年人或留守儿童,大多数年轻人则前往泰国其他地区谋生了。

勿洞的广府籍华人的先辈主要来自广东肇庆等地,也就是现在的广府地区。他们从中国来到南洋,大多是从新加坡上岸,然后来到马来亚开采锡矿。一位广肇会馆的理事长谈到勿洞的广府人时说道:

勿洞是一个有百多年历史的地方,我们广肇人先到勿洞,刚开始我们广肇人是开锡矿的,是从新加坡上岸,向北一直到马来西亚的霹靂州,来到马泰边界的地方开锡矿,这里有锡矿带,像勿洞的整个山脉都有锡矿。郑佛生是我们广肇人的领袖,他是新兴县人。他带了很多同乡,坐船到新加坡来到勿洞开锡矿,那时是靠手工进行开采,所以开采锡矿很辛苦。郑佛生开锡矿发达后,就开始开发和建设勿洞。<sup>①</sup>

广府人郑佛生及其家族带了50多个新兴县同乡来到泰国和马来亚交界的地方开锡矿。开锡矿赚钱后,就在勿洞投资建设。当时勿洞街面上华人占大多数。郑佛生家族在勿洞成立了一家“利生米店”,从也拉府的农民那里收购米卖给当地人。同时还在勿洞开了一家“利生药店”和一家“利生杂货店”。郑佛生家族带领广肇人开发了现在的大半个勿洞,如现在的观音寺、真空道堂、隧道,以及田径场等地方,都是郑佛生家族带领广肇人开发出来的。一条至今还存在的“新兴街”,以及一条“三哈路坦街”,便是广府人开发勿洞的见证。

勿洞广西籍华人的先辈早期来南洋,主要先登陆马来亚,先开垦马来亚。据说,广西人来到南洋主要从两个地方登陆,一是在新加坡登陆,后渡过柔佛海峡,进入柔佛州,现主要分布在柔佛州的古来、居銮、拉央拉央等地。二是从檳城登陆,从檳城登陆的广西人沿着马来亚的霹靂州北上进入泰国的南部,最后到达勿洞。

广西籍同胞约在六七十年前从祖国南来泰国勿洞。勿洞在四十年代前是我属同胞大量定居的地方,我同胞几十年来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几经艰辛,毅力坚强地创立了自己的家园,长期为这个边陲重镇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勿洞所有的乡村和市内,广西人居多,故称勿洞为“广西村”是有史可据的。<sup>②</sup>

据调查,广西籍华人目前从事的行业仍是以种植橡胶、榴莲等为主,也有一部分从事旅游、建筑和保险等行业。目前在泰国曼谷的封祖超,开始从事的就是旅游业。当笔者问其为何从事旅游业时,他说,从事旅游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当时,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泰国逐渐开放,有许多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游客到泰国旅游。由于1945—1955年间泰国政府对泰华学校的取缔<sup>③</sup>以及1955—1975年间对泰国华文教育的限制,泰国的华文教育低迷,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泰国华人的华语能力普遍欠缺。而封祖超所在的勿洞,由于地处泰国的边陲,当地华人人数较多和集中,泰国政府对当地华文教育控制的执行

① 2019年,笔者在泰国勿洞广肇会馆与其理事长李先生进行访谈。

② 泰国勿洞广西会馆编:《泰国勿洞广西会馆三年庆祝特刊》,1982年印,第3页。

③ 1946年底,暹罗(泰国于1945年恢复暹罗国名)有华校500所左右。至1956年,减至198所。同时对华校各种资源进行严格限制,短短14年间取缔了华校300多所。参见周南京、黄昆章:《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力度较弱,如封祖超这样的华人有机会较好地掌握了中文。加上当地华人社团流行“白话”等原因,勿洞的广西籍华人正好凭借着语言优势参与旅游业中。<sup>①</sup>

至于勿洞的潮州籍华人,据说是最后一个来到这里的族群。其实,在整个泰国,潮州籍华人最多,所以勿洞也是潮州籍华人所选择的谋生之地。据勿洞潮州会馆史料记载,来到勿洞的潮州人是来自中国潮汕一带,他们背井离乡,在泰国最南端的也拉府勿洞落地生根。潮州籍华人的先辈来到勿洞有一部分从事种植业,比如种植蔬菜、水果等,也有一部分人推着手拉车在街头售卖食品、杂货等。据记载,潮州会馆的第一任至第四任主席(1994—2014)都曾担任勿洞华人的最高机构“勿洞慈善堂”理事长,以及勿洞中华学校董事长。这不仅展示出潮州籍华人在当地的社会角色,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潮州人占埠”的特点。

## 二、泰国勿洞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在泰国勿洞华人社会调研,时常会遇见华裔新生代,他们有的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五代。无论是在当地的华人餐馆,还是在华人庙宇,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与其交谈的时候,他们有的会讲一些方言,如“白话”、客家话、福建话和潮州话,有的会讲流利的普通话。你问他们为何会这样?他们都会笑一笑,可能都会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习惯)”。学者陈志明指出,“传统的活动提供人们一种文化持续意义,以及一种文化认同的意义。在华人的情形中,传统提供了一个华人文化认同与华人意识的表达”。<sup>②</sup>泰国勿洞华人社会存在的这种“传统或习惯”其实是当地华人文化的展示。这种文化是由中国移民从祖籍地带来,具有原生性、根基性特征,百多年来得到当地华人的传承与坚守。

### (一)会馆和宗亲会

据资料显示,泰国勿洞华人社会的五大方言群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较早成立社团的是潮州籍华人,1947年他们成立了“潮声乐社”,1982年被正式命名为“勿洞潮州会馆”。稍后是福建籍华人,1949年他们成立了“鸣凤音乐社”,1980年被注册为“勿洞福建会馆”。客家籍华人于1955年向泰国客属总会申请成立“泰国客属总会驻勿洞干事办事处”,至60年代更改为“勿洞客属分会”,并在80年代正式成立了“勿洞客家会馆”。广府籍华人于1967年成立“广肇音乐社”,1975年被注册为“广肇会馆”。较晚成立社团的是广西籍华人,但他们有两个社团:一个是1969年成立的“勿洞八桂堂”,另一个是1979年6月8日成立的“勿洞泰国广西会馆”。随着泰国勿洞华人社会的发展,当地华人社团的类型走向多元化,其数量不断增加,而且社团创办的初衷也从最初的救济互助,逐步向社交、娱乐等方面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封氏、卢氏、梁氏、李氏等宗亲会(血缘性社团)成立。此外,中华校友会(学缘性社团),以及华人行跑协会、中华太极拳协会、象棋协会、舞狮协会、羽毛球协会等文体社团也纷纷成立。从以上五大方言群会馆和宗亲会的名称及参与者来看,具有明显的祖籍地或血亲特色。

华人社团和宗亲会还凸显出祖籍地所特有的“乡贤文化”(“乡绅文化”)。在勿洞华人社团和宗亲会,这种“乡贤文化”(“乡绅文化”)嵌入社团和宗亲会的管理层,也就是精英和领袖层面。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为社团的领袖不外乎三种人,一是有经济实力的人,二是有威望或

<sup>①</sup> 2019年8月3日,笔者在曼谷与封祖超进行访谈。

<sup>②</sup> 陈志明:《华人的传统与文化认同》,《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天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有名望的人,三是热心侨社事业的人。在泰国勿洞华人社团领袖中,前两种人在社团领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领袖类似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阶层。例如,曾任八桂堂第一届理事长的黄敬南就是当地的一名实业家,20世纪50年代他就拥有森泰火锯厂、森泰木材五金行等,在广西籍华人中颇有名望。在勿洞广西籍华人的呼吁下,“黄敬南乡贤允予出马领导”,建立“八桂互助社”,当选为八桂互助社正理事长,由1973年至1976年任八桂堂理事长期间督划建立功德堂、报恩祠。

在勿洞华人社会,凡是华人社团,诸如八桂堂、泰南广西会馆、广肇会馆、客家会馆和福建会馆等都存在着一种“共祖”现象。无论是进入哪间华人会馆,一进门都可以看见在会馆市内的正厅或侧厅的墙上挂满了创会人、前几任会长或理事长等的照片。悬挂在会馆照片的人有许多现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照片仍然挂在那里,似乎向人们述说着他们对该会馆所做的种种贡献。每个进入会馆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瞻仰他们的照片,特别是在每年的春秋两祭,还会为他们上香,祭祀他们。这种“共祖”文化现象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祭祖”文化内涵的扩大和丰富,起到了团结族群、凝聚同乡的作用。<sup>①</sup>

## (二)祭祀

一般来说,家庭是海外华人的个体祭祀中心,而会馆、庙宇则是海外华人集体的祭祀中心。无论是春秋两祭,还是平时的一些重要节日,勿洞华人或在家里虔诚祭祀先人和家神,或不约而同地前往会馆、庙宇祭祀各路神灵。他们在会馆、庙宇祭祀的神灵大都是祖籍地的神灵。

1. 家庭祭祀。泰国勿洞的家庭祭祀,主要是对其祖先的祭祀。对祖先的祭祀源于灵魂不灭观念。祖先死后,其灵魂仍然会在冥冥中视察子孙的行为,加以保佑或予以惩罚。在勿洞华人社会,许多居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门祭拜“天公”。祭拜“天公”后,一定不会忘记给祖先牌位上柱香。这种祖先祭祀不会刻意而为,而是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习俗。

据调查,勿洞华人先辈在祖籍地时,在自家的香火堂(即厅堂)祭拜祖先时,是用一张大红纸贴在厅堂正中间,上面写“某氏历代祖先始太高曾祖显考妣”,下面放有已故祖先之神位,两边写有祝福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的对联,比如“祖德流芳千载远”“宗枝发远万年长”之类的。来到泰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下一辈华文水平逐渐下降,他们慢慢不太熟悉祖籍地香火堂上的字了,但在记忆中记得爷爷或父亲在世前挂在家中厅堂的大红纸,所以有许多家庭就只在厅堂中间贴一张大红纸来代表祖先神位了。此外,泰国勿洞神料行业发展迅猛,现在的祖先牌位一般是工厂批量生产的,他们只要去神料商店买回来就可以了。现在,勿洞华人很多家庭的祖先神龛都是从市场上“请回来”的。

勿洞华人的祖先神龛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复杂一些的会做成衣柜样式,神龛的边框有的镶着边。勿洞大部分华人供奉祖先神牌,还在祖先神牌四周用红漆木框做出一个较大的方形,大多都是红底金字金边框,其实就是在回溯最初祖先神龛的样子。有些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具体祖籍在哪个村镇了,但他们认为即使不知祖源何处,也要记得祖宗恩德。有祖先才

<sup>①</sup> 华人社团“共祖”文化,即不同家族或不同籍贯的人供奉同一个祖先,这是海外华人社会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宗亲文化”现象。在海外新环境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华人的祖先崇拜活动在形态和社会功能方面呈现出“共祖”的新特质,即祖先或先人不仅指与祭祀者有血缘关系的死者,甚至也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死者。曾玲在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时发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或“先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指与祭祀者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虚拟血缘”的死者,而且也向非血缘非同姓的关系扩大,呈现出泛血缘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两类先人——社群先人和家族先人——的崇拜形态。参见曾玲:《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有我们，应该在家里放个祖先牌位才可以。<sup>①</sup>

据调查，祖先神龛一般要放在家里门口正对位置。在红木框的上面是祖先牌位，内写许多字。这些字略有不同，但是大同小异，都是传宗接代、福寿绵长的意思。如上面一行字是“孝恩堂”，其下中间书写“某某堂上历代祖先之神位”，左右分别为“祖德延流远，宗枝奕叶长”。祖先牌位上方两个角贴上金花，背面衬一块红布，前面左右各放一根放烛台，中间一个香炉，还有一个果盘，以及3个茶杯。有的家庭每天早晚都会上香供奉，有的家庭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上香供奉，也有的家庭只是在比较重要的日子才会上香供奉。

2. 会馆祭祀。在勿洞华人社会，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当地的许多华人会馆都有其祭拜的神灵。这些神灵主要来自祖籍地。除了勿洞慈善堂和观音寺有祖籍地的神灵外，福建会馆、潮州会馆和广西会馆都供奉着祖籍地的神灵。如福建会馆供奉着的主神有广泽尊王，次神为宋大峯祖师、林府娘娘（林姑娘）、清水祖师和妈祖娘娘。潮州会馆设有一间“德教紫虹阁”，供奉老子（道教的太上老君，即道德天尊），左右两侧奉祀柳春芳和杨竣松等师尊。还供奉玉皇天尊、关帝、吕祖，供奉道济师尊（济公）和观世音，以及何玉琼仙师、田大元帅等这些来自祖籍地的神灵。在勿洞八桂堂，会馆顶层设置了一个供奉神灵的场所，神龛中供奉着观音、关圣帝君和孔圣先师，以及天官和土地公。在广西籍华人的另一个社团，即“勿洞泰国广西会馆”则供奉福禄寿三星。福禄寿三星也是来自祖籍地的神灵，起源于中国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

3. 庙宇祭祀。勿洞有一座慈善堂，主要供奉着宋大峯祖师、观世音娘娘、林姑娘、福德正神、哪吒等神灵，这些神灵都是出自祖籍地的神灵。除了慈善堂外，作为勿洞华人重要的祭祀场所——观音寺，也供奉着许多祖籍地的神灵。观音寺位于泰国勿洞市区街道的主干道边上，即坐落在三岔路口的中间，这是祖籍地建庙的常规模式。一般认为，路口之处是各种鬼怪出没或必经之地，以神灵坐镇此地，便可以震慑邪气，收灭鬼怪。勿洞华人的观音寺建于此，也有这种考虑。勿洞观音寺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是勿洞华人祭祀神灵的主要庙宇之一。观音寺内的一块重建寺庙的碑文记载：

溯自壬辰之春，明通大师云游此间，绿水青山流连不置，欲此安禅施教，后商得仁翁郑佛生先生同情，慨送地皮。其时简用木板建造，名曰：观音阁。迨乎庚子之秋，明通大师将圆寂间，遗囑中有请宗耀辉大师主持之语，迨宗耀辉大师住持以来，已六易寒暑矣，期间虽曾几度修葺，惟当时建筑简陋，每当风雨来临时有倾倒之虞，是以宗耀辉大师乃发宏愿，重新建筑土库庙宇，分上下二堂及二横与外围墙，并转移方向，惟原有之地不敷应用，商诸地主，再蒙赐予地基，是邀集各檀越组建建筑委员会，协商其事，共促厥成，并将观音阁原名改为观音寺，兹幸建筑告竣。

勿洞观音寺建于1965年，重建于2009年。观音寺建筑分为四个主要的部分，分别为七层塔、哪吒神坛、主院和后院。观音寺供奉着来自祖籍地的观音菩萨、关帝圣君、福德正神、玉皇大帝、孙悟空大圣、济公活佛、华佗仙师、天后圣母、红孩儿等神灵。

与海外其他华人社会相似，勿洞华人社会在会馆和庙宇里供奉祖籍地神灵具有族群凝聚的特殊作用。“中国海外移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华侨华人寺庙多由统一祖籍地的华侨华人创建。这样，华侨华人寺庙就成为共同祖籍地缘的华侨华人联系接触的最早公共场所，并由此导致华侨华人地缘认同的建立。反过来地缘社团也管辖这些寺庙，并以其中某一寺庙为地缘社团的核心寺庙，而核心寺庙的主祭神灵则称成为地缘社团认同的一种象征，并有增强地缘社

<sup>①</sup> 2019年7月28日，笔者与泰国勿洞的杨先生进行访谈。

团凝聚力的功能”。<sup>①</sup>

### (三) 语言与教育

“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教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和习俗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中国的不顾新水土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sup>②</sup>语言是集体认同的重要元素,它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在于“集体的认同得以建构、巩固,并且世代相传”。<sup>③</sup>泰国勿洞拥有非常优越的华文环境,往昔华人收听的广播基本来自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的华文电台,戏院放映的电影大多是香港邵氏集团影片。在这样语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华人,也就是第二、第三代华人,目前正是勿洞华人群体的主力军。在勿洞华人社会,各方言群仍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如客家籍华人讲客家话,广西籍华人人讲广西“白话”,福建籍华人讲福建话,广府籍华人讲广府话(粤语)。笔者曾多次参与当地华人社团的日常例会和活动,发现各属会馆在聚会时常常运用各自的方言。广肇会馆说粤语,客家会馆说客家话,福建会馆说闽南话,潮州会馆说潮汕话等。此外,勿洞的华人与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多是语言天才,每个籍贯的华人多多少少都会讲不同族群之间通行的方言,如广西籍华人既会讲福建话,也会讲客家话。

勿洞的华人社会还通行一种语言(方言),即“白话”。<sup>④</sup>此外,勿洞华人社会还流行普通话。当一个外来华人游客走进勿洞市大街小巷的时候,客家话、福建话、潮州话、“白话”和普通话会扑面而来,不会有身在异乡的感觉。在勿洞华人社会,各个社团每逢会庆、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或日常的早晚锻炼时间,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便是唱歌跳舞,所播放的音乐均是普通话或粤语歌曲。尽管年轻一代华人对祖籍方言的掌握逊于老一辈,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演绎华文歌舞。这样的文艺娱乐也成为当地华人联络乡谊、增进团结与归属感的重要纽带。正因为如此,泰国勿洞华人方言的坚守及普通话的流行,是族群边界形成的重要因素。勿洞华人各方言群之间使用自己的方言或普通话来交流,实际上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

勿洞华人社会还建立了华文学校和培训班。勿洞的老一辈华人大多是农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当他们在生意上稍有积蓄,就想法让自己的后代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923年,当地的华人捐资建立了勿洞中华学校。该校从一开始只教华文,后来才教授泰文和英文。该校不仅招收华人子弟,也招收泰族子女入学,校舍和教室逐渐不足。20世纪50年代,华人捐资建设新的校舍。在60—7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限制华文教育,但该校的校董事会在当地华人的支持下,坚持华文教学,当地华文学校得以继续存在。1975年中泰建交后,泰国政府的华校政策有所改变,华人学校得到新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勿洞慈善堂协办董事会辖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目前中华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在读学生约800人,专职中文教师20余人。<sup>⑤</sup>在历经百年的发展,勿洞中华学校为泰国培养了许多懂得泰中英文化的优秀华人和泰国本土人才。<sup>⑥</sup>仅1999年中华学校培养的校友里,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

① 郭志超:《泰国华侨华人的清水祖师崇拜》,《泉州文博》第3期,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1996年编印,第42页。

② [澳]颜清湟著、周添成译:《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第七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③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辰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④ 陈晓锦、李建青:《泰国勿洞容县白话音系》,《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⑤ 勿洞中华学校董事会提供。

⑥ [泰]黎美凤:《泰国勿洞市华人对泰国本土文化的适应和影响研究》,第21页。

有148人,硕士学位2人,博士学位2人。<sup>①</sup> 勿洞中华学校在课程安排上比较偏重汉语教学,因此这个学校学生华裔所占的比例高达72.4%,超过非华裔学生44.8个百分点。<sup>②</sup> 除了华文教学外,勿洞中华学校还开设了如书法、剪纸等与中华文化有关的才艺课,并时常举行诸如祭孔大典、书画比赛、春节晚会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活动,让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乐趣。<sup>③</sup> 为了中华学校的发展,勿洞华人社团的最高机构慈善堂每年为该校提供一定的经费。此外各华人社团为了鼓励年轻学子的学业,均设立了子女助学金,在每年中秋节发放。个别华人社团还专门聘请华文老师,免费为会员开办华文和家乡话的培训班。

#### (四) 丧葬

在勿洞,人去世后,丧事可以到华人公祠或互助社去办理。在勿洞华人社会,不同籍贯的华人都有自己的后事料理机构——公祠。如广西籍华人建立了“八桂公祠”和“报恩祠”,客家籍华人建立了“客家公祠”,福建籍华人建立了“福建公祠”,潮州籍华人建立了“潮州公祠”。除了公祠外,勿洞华人还建立了互助社,如“勿洞人寿互助社”,这些社团也是办理丧事的机构。此外,在勿洞还有华人的义山(义塚)。

勿洞华人社会还保持着传统的丧葬习俗。当地华人社会每逢有人去世,都会选择请师公做法事前来念经超度,还会举行诸如传统的披麻戴孝和招魂等仪式。在丧葬仪式上,有些师公还传唱原乡(祖籍地)的唱本。一位广西籍师公源先生这样说:

我们的唱本是从广西传过来的,我听我的师父说,这个唱本在公元191年的时候就创造出来了,就是2000多年前。听说当时是广西容县一个姓封的秀才做的(写作),他本来要去考状元,后来没有考上就回来做秀才创作了这个唱本。这个唱本从那时候流传下来就一直没有改过,只是个别词汇有点变化。当时创造这个唱本,是为了人死了以后有个安稳的去处。这个唱本一直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现在广西容县也这么唱,唱词都一样的,就是曲谱不太一样。他们在广西唱得慢一点,我们这边唱得快一点。做法事的现象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边华人都是非常流行的。我们广西帮做得更专业一点,像他们广肇人、客家人、潮州人也有师公,但是他们唱的时间没有我们长。他们一般晚上7、8点开始唱,唱到晚上12点多就结束了,而我们广西帮是要连续唱几天的。我觉得做功德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传承,因为唱本里面都写了孝敬父母,行善积德这些传统美德。唱本里的内容就是回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从出生、结婚成家生子,到死亡。唱本是生者唱给死者听的,所以里面的内容就是回忆死者一生,感恩死者这一生为生者做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在华人家里做法事,有的时候在公祠里面做。<sup>④</sup>

据调查,丧事仪式大都在公祠或互助社里面举行,一般都是三天。丧事仪式的举行不仅深化了主家亲戚之间的感情,拉近了主家与前来吊唁的华人之间的距离,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亲人去世的时候,亲戚们都会尽力赶过来,为平时不怎么有空联系的亲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另外,丧葬仪式举行的时候,勿洞华人社会各方言群都会派人参与其中,即使平时有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也会到公祠或互助社尽尽心意,会有助于一些矛盾的化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丧葬仪式不仅成为亲人们宣泄情感的方式,也增强了家族间的凝聚力,强化了华人的认同感。同时,整个丧葬仪式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不需要预先的教导,只需要跟着相关人员的脚步走。一场丧葬仪式,对年轻一代就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过程,是民族

① 韦益春:《泰国勿洞桂籍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第31页。

② 张信:《泰国勿洞市汉语课程设置调查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20页。

③ 韦益春:《泰国勿洞桂籍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第33页。

④ 2020年2月15日,笔者在勿洞与源先生进行访谈。



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

### (五) 饮食

百年来,勿洞华人社会在饮食上一直保持着华人的传统习俗。每天早晨,勿洞华人餐馆里挤满了各种食客,他们在那里喝早茶,品尝目前在广州、南宁和福州能吃到的各式各样的早点,如油炸鬼、虾饺、肠粉、叉烧等。勿洞华人的饮食特征,既表现了饮食传统习俗的传承,也体现了地域性特点。勿洞华人通过源自祖籍地的饮食文化,与周边的其他民族相区别,形成了自我认同,加深了文化认同,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包含着其特定的民族饮食记忆,而这些记忆和其民族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sup>①</sup>

## 三、泰国勿洞华人文化传承与坚守的成因分析

### (一) 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环境是华人文化传承与坚守的场域

勿洞隶属泰国也拉府,位于泰国最南端,距离首都曼谷约1500多公里,远离泰国中央行政中心。在领土边界上,勿洞东、南、西三面均与马来西亚毗连,其版图就像一只锚深深嵌入马来西亚。从勿洞市区出发,到达马来西亚关口仅7公里路程,而北上至泰国也拉府首府中心却长达140公里。这条公路是泰国境内勿洞通往北部地区唯一的一条公路(410号皇家路),中间有近300个弯道,不但极尽崎岖且地势高峻。<sup>②</sup>换言之,勿洞通往马来西亚的路程更近更便利。与泰国本土相对隔离、与马来西亚紧密相连的地理结构,为勿洞华人文化传承与坚守提供了重要场域。一方面,勿洞华人在行政管理、宗教、文化上明显有别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另一方面,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又深受北部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有利于强化华人的身份认同。

勿洞历史上的领土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早在公元13世纪,勿洞为马来半岛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归属于泰国兰甘杏大帝(即素可泰王朝)统治之下。<sup>③</sup>16世纪后期,缅甸入侵泰国,大战中马来亚各邦起来反叛欲脱离泰国人的管辖,其中,北大年(勿洞为北大年王国的一小部分)摆脱了泰国人的束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繁荣的贸易中心。<sup>④</sup>18世纪后期,泰国曼谷王朝试图直接控制北大年地区,双方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1816年,暹罗政府决定将北大年地区划分为7个小邦,即北大年、也拉、农集、柿武里、也邻、拉哼、拉曼(即现在勿洞市所在地),各邦内政方面实行自治,但受一个暹罗总督的监控。直到1902年,暹罗才正式宣布北大年为其领土的一部分。<sup>⑤</sup>19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在马来半岛迅速扩张。为了迎合西方以及被西方接受,拉玛五世对泰国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拉曼”这一小邦上升为“也隆市”,共分为勿洞、也隆、依淡、马仑、哥尼和高乌6个区。1909年,英属马来亚和泰国划分边界,将马仑、哥尼、依淡、高乌4区并入马来亚版图,而剩下的勿洞、也隆2区则归入泰国;1930年,也隆市正式更名为勿洞市,隶属泰国也拉府至今。<sup>⑥</sup>领土归属的多次更迭,极易导致国家认同的模糊,加上勿洞高山叠嶂、森林密布的地理环境,缺乏清晰的领土界线,许多从马来半岛一路北上谋生的华人并不知

① 韦玮、陈志明:《食物的节律与认同:基于贵州荔波布依族的饮食人类学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材料来自泰国勿洞市市政局《泰南边境之花——勿洞》(普拉伏卡出版社1999年版,书名系笔者所译),第36页。

③ 材料来自泰国也拉府政府2010年编印的《勿洞市历史史略》(书名系笔者个人翻译),第35页。

④ [泰]黎美凤:《泰国勿洞市华人对泰国本土文化的适应和影响研究》,第4页。

⑤ 龚浩群:《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6—37页。

⑥ 材料来自泰国勿洞市市政局《泰南边境之花——勿洞》(普拉伏卡出版社1999年版,书名系笔者所译),第14—15页。

道自己已经到达了泰国(勿洞)境内。正如泰国勿洞广西籍侨领饶培中先生所说：

我们的先辈当年从马来亚一路北上，翻过了几座山，其实已经到了泰国(勿洞)境内，而他们却并不知道。但是发现这里资源丰富，很适合开发，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许多华人就在勿洞聚集起来，世代相传。<sup>①</sup>

目前勿洞市人口有6万多人，其中包括华人、马来人、泰人和少量的山地民族。<sup>②</sup>从这些不同民族在勿洞的居住分布来看，华人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市区内或近郊地带，而其他族群如马来人、泰人等则主要分布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山区一带。勿洞市现有5个区，即勿洞区、也隆区、爱惹微区、达纳麦叻区和他南铁区，其中的勿洞区、也隆区、他南铁区是勿洞的主要市区范围，而这三个区是华人分布最集中的地方。

## (二)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华人文化传承与坚守的基础

勿洞地势高峻，平均海拔1900英尺，境内群山叠嶂、河流密布，山地、丘陵面积约占85%，而平原仅占10%左右。<sup>③</sup>这种地势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发展工业，因此传统上勿洞以种植橡胶树为主，其次是种植果树、花卉，从事畜牧业和锡矿开采。占人口一半的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勿洞的商业领域，他们在城市市区经营各类商铺，如餐馆、酒店、药店、杂货铺、理发店、电器行、金铺等，在近郊一带拥有大型橡胶园、胶水厂、果园和锡矿厂。马来人和其他山地民族则多分布在山区，或依河而居，经营小商店、畜牧业、小型橡胶树种植，或在华人的大型橡胶园里做帮工。而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人则多为政府官员，掌有一定的行政大权。可以说，华人在勿洞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均占据了绝对优势。

从第一批华人来到勿洞拓荒至今，大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他们大多以同乡和亲属关系为纽带前来谋生，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将过去几万亩的原始森林开发成如今富饶的边陲小城，是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早期来这里的华人受语言、生存技能以及同乡归属心理的影响，几乎都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生计模式。以勿洞“他南铁”区第1村为例，目前全村总人口大概1000人左右，300多个家庭，清一色是广西籍华人。该村胶树种植的数量大、胶质好，大小胶园主联合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由泰国农业部门支持，每年通过向政府汇报产出的制品种类、数量和质量，可申请厂房建设、设备配置、技术支持等。据该村农业合作社的总经理、广西籍华人扈乃文介绍，如今合作社的厂房面积共18莱(1莱=1600平方米)，另还有约30莱闲置的胶园地盘，能自主完成从种胶、割胶、收胶、加工成品的全过程，经济效益大为提升。由于勿洞胶树的胶汁浓厚，产出的橡胶韧性和拉力特别强，是泰国橡胶质量最好的地方。另外，该合作社生产的胶片可直接出口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其贸易范围、产量和技术先进程度在泰国首屈一指。<sup>④</sup>

新生的第三、第四代华人是目前勿洞华人社会的主要力量，相较其父辈，他们在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发展视野上拥有更优厚的条件。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泰国人，在外府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回到勿洞，以业缘为纽带，以社团组织为平台形成了以同乡关系为基础的跨方言群经济网络，华人经济优势得到不断巩固。勿洞著名的广西籍企业家黄桂忠、张政传，其父辈是世交，二人先后从曼谷的土木专业和建筑专业毕业后，决定回勿洞发展实业。黄桂忠投身酒店业，分别于1981年、1990年、2000年开张运营了勿洞目前最大的三家酒店，即国泰酒店、美伦

① 2020年2月5日，笔者在泰国曼谷与饶培中先生进行访谈。

② 2020年2月20日，笔者在泰国勿洞市与市长容志江先生进行访谈。

③ 材料来自泰国勿洞市市政局《泰南边境之花——勿洞》(普拉伏卡出版社1999年版，书名系笔者所译)，第19页。

④ 2019年7月23日，笔者与泰国勿洞他南铁镇农业合作社总经理、广西籍华人扈乃文先生进行访谈。

酒店和文华酒店(25层,勿洞最高建筑)。由于勿洞独特的旅游优势,三家酒店经营红火,黄桂忠一跃成为勿洞首富。而这三家酒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正是由其发小张振传的建筑公司包办的。黄、张二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先后出任勿洞八桂堂的两任理事长。通过华人社团的平台,张振传借助其兼任泰国曼谷广西总会主席的关系,将曼谷先进的建筑团队引进勿洞,并与本地的福建会馆和潮州会馆侨领形成经济联盟,开展了勿洞民用机场路段扩建、云海景区观景大桥“SKYWALK”等大型工程建设。

除了以上两位之外,勿洞餐饮业的容意仁、地产业的凌东生、金融业的容志江、胶园业的梁炎桂、建筑材料业的洪树丰、医药界的许庆茂等,都是本地各行各业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经营的产业除了华人之外,还吸收了许多马来人、泰人等加入。华人经济实力的强大和业务的扩展,为后辈继续留在本地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为本地其他族群生存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既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各个族群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勿洞华人文化传承与坚守的基础。

### (三) 积极参政议政有益于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许多华人不仅在经济上崭露头角,而且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当地华人的政治意识或参政愿望高于泰国其他华人社区。20世纪80—90年代,泰国勿洞华人积极参政议政。广西籍华人覃庆钊曾任勿洞也隆区地方议会议员、乡村发展委员。广西籍华人梁同昌曾被选为也拉府参议员,任职期间为争取勿洞人吃到平价米做出更大贡献。广西籍华人吴萼周曾当选为也拉府参议员,广西籍华人彭秀荣、刘统任分别被选为勿洞也隆区第九、第七村村长。

近30年以来,随着华人参政能力和层次的大为提升,先后有2位福建籍华人、1位广西籍华人成功当选勿洞市市长,华人的社会主流优势愈加明显。福建籍华人陈进森1980年参加勿洞市议员竞选,如期当选出任副市长,1990年又当选为勿洞市市长。他出任市长后,开放市政建设,寻求平衡发展。在任市长期间,他获得了广泛支持。陈进森能够自如运用中泰两国语言与文字,被称颂为独一无二的“中泰两通”的“华裔市长”。因其卓越突出的表现,陈进森1987年荣获泰皇陛下御赐五级皇冠,1992年荣获御赐四级皇冠,1998年荣获马来西亚霹靂州苏丹封赐A. M. P准拿督衔,2002年封赐DAMP拿督勋章。<sup>①</sup>1998—2020年,勿洞市长由广西籍华人容志江担任,他对于勿洞的发展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与设计,注重修建像勿洞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拟将勿洞打造成曼谷的后花园,为勿洞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目前,现任泰国勿洞市市长的仍然是华人,即福建籍华人陈福祥。2021年3月28日当选为市长后,他正在积极履行其竞选时的宣言,即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服务人民、发展事业、建设城市。其他籍贯的华人,如客家籍华人、广肇籍华人、福建籍华人和潮州籍华人也在也拉府的很多地方议会担任议员,发挥着他们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当地华人积极参政议政对于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是有一定益处的。

### (四) 与外界华人社会的紧密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勿洞尽管与泰国境内各个地区的交通往来极不便利,但华人社团与境内各个社团的交流却从未间断。与外界华人社会的紧密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坚守。1969年,勿洞诞生了泰国第一个广西籍华人会馆——“勿洞八桂堂”。为了方便广大广西同乡与境内各府的联络,从勿洞出去的广西籍侨领又在合艾、罗勇、曼谷等多地创办了各府的广西会馆,而曼谷广西总会也成为泰国规模最大的华人社团——“泰华九属会馆”——的成员之一。“勿洞慈

<sup>①</sup> 勿洞福建会馆编:《勿洞福建会馆年刊》,2008年印,第12页。

善堂”，作为泰南十四府救灾机构成员，每年参与泰南各地公益慈善事宜，承担机构总支出的5%左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勿洞慈善堂邀请市政府官员一行，赴中国驻宋卡领事馆向武汉疫区捐款10万泰铢。除了与境内华人的联络之外，勿洞华人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来往情况更为频繁。小到本地华人的探亲接待、红白喜事、旅游交流，大至华人社团的周年庆典、参与地方福利事业等都有他们的身影。据勿洞华人社团历年的会议记录、账本和社团特刊等资料发现，与勿洞华人互动频率最高的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靂州的宜力、玲珑、江沙、高乌、安顺、莎阿南，柔佛州的怡宝、新山，还有雪兰莪州、檳城，以及新加坡的三和会馆等。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几十年来常到勿洞报道新闻事件。勿洞华人社团常年订有《光明日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报刊。

勿洞华人与祖籍地的互动由来已久。1984年、1985年、1987年、1989年广西侨务部门接待了勿洞八桂堂、勿洞泰国广西会馆成员来访；1999年中国驻泰国大使、广西侨办代表参加勿洞泰国广西会馆成立20周年庆典；2002年，勿洞覃氏宗亲会对接中国广西玉林市桂粤覃氏理事会，号召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地的覃氏宗族成员共同捐资修缮《覃氏族谱》，并最终于2012年出版完成；2014年勿洞市市长容志江率团赴中国武汉参加第十四届华创会，期间与武汉市签署《建立友好交流城市意向书》，标志着勿洞市与中国武汉缔结为国际友好交流城市；2016年广西侨办代表团再次到访勿洞，向华人社团积极推介中国—东盟博览会，鼓励当地华商企业到广西投资合作。<sup>①</sup>

勿洞市政府积极奔走，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到本地落户，为年轻一代的华人文化传承铺路搭桥。2004年，时任勿洞市市长福建籍华人陈进森先生专程赴中国四川江油市考察，以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国国家汉办申请合办孔子学院。2006年，勿洞孔子学院成立。勿洞孔子学院属于泰国最早成立的一批孔子学院，也是泰国唯一一所“由中国大学与泰国市政府合办”的孔子学院。这样的创办形式在全球也只有2—3所。如今勿洞孔子学院除了本部的华文教学之外，还在勿洞9所中小学及宋卡府南方大学授课。其学生来自泰国各个族群，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马来女性也加入华文学习的行列，有的还成为了华文学校的工作人员。

## 四、结 语

百年来，生活在泰国勿洞的华人一直在传承与坚守华人文化。泰国勿洞华人文化，无论是会馆与宗亲会文化，还是祭祀文化，抑或语言与教育文化，以及丧葬文化、饮食文化等，具有原生性、根基性特征，体现出祖籍地文化的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与发展。同时，勿洞华人与当地其他族群通过文化交流互动而共生共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文化可以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中实现求同存异，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sup>②</sup>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第166页。

② 曾少聪、李善龙：《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用和制约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